



老城旧影

眷念

魏振强

在安庆生活30多年,似乎就是一回头的工夫。30多年中,搬了几次家,搬着搬着就老了。没搬的是更老的邻居,很多年不见,忽然见了,几乎认不出对方——各自都老了几寸,而有的老人,再也见不着了。

这座城也在变,一边新生,一边老去,新生的是高楼、马路和树木花草,老去的是旧楼、小巷、马路,当然还有人。

看着新生或老去,就会心生感慨、回望,并不是什么大事——普通百姓被潮流裹挟,会有什么大事呢?差不多都是生命中的细节,一口人影熙攘的井,一家热气腾腾的包子铺,一次雨中的迎接或目送,这一段段烟火生活连接成生命的一个个片段。人可以搬走,店铺会消失,但记忆如影随形,像胎记,甩不掉。

“老城旧影”之“老城”,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老城,只是老城过往的一个个片段,换种说法,是一代人记忆中的一段旧时光。斑驳光影中,他们诞生、成长、生活,和身边的人一同呼吸,和老城耳鬓厮磨。今天他们在这里追忆,无论是欢愉还是忧伤,都是一段真实的心迹,是对老城片段的打捞、拼接,更是对老城的一份深切眷念。

2006年的人民路 丁昌华供图 版式:伟东

家门口五百米

汪军

从微博到微信,十年之间,我好像已回答了好多次这样的问题:你的皖江文化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?我总是半开玩笑回答:家门口五百米。

童年、少年时住过的家在百花亭老城墙头,一栋三层的住宅楼,我家在二楼,几个校办工厂合并的教学仪器厂厂区内。城墙头遗址在坡上,顺坡而上,后面是二中老平房,地势又要高一截。我家后门和阳台与二中老平房的几户人家几乎近在咫尺。

“你小时候经常翻我们家墙头。”有一次和老邻居罗小伦老师相聚,他突然冒出这句话,我童年的记忆一下子打开了,如同绚烂的阳光,活泼泼地涌出,那种感觉爽快极了。在人民路一小上学,经常忘记带钥匙,有时放学回来,父母都在上班,就翻罗老师家的墙头跳到阳台上,然后坐在阳台上写作业。现在想起来,那堵墙是厂区和二中分界线,青砖砌的老墙,墙是空心的,某年某月,墙里面有一条巨大的蟒蛇,安静地盘踞,好像已经过了几百年,大家又用青砖封住,没有打扰它。

中学六年都在二中,罗小伦先生是我的生物老师,老邻居之外,又增加了师生之情。罗老师是陈独秀孙女婿,夫人陈长巧是一名优秀工程师,很有个性。有时我在阳台上写作业,看见他们在院子里争论一件事,陈长巧快人快语,罗小伦一口普通话,不紧不慢。罗小伦父

亲罗容梓先生是民国著名教育家,罗小伦曾就读南开和北大,有其父风范。安庆一中舒兴庆副校长要我向老师们推荐两本书,我推荐了《张伯苓自述》和黄蓓佳《叫一声老师》。我推荐这些书时,脑海就想起罗小伦老师。印象中,他永远面带微笑,精神饱满,仪容整洁,对任何事物都以科学解答。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抗战时期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的,而且南开人似乎都具备这样一种风范,读《张伯苓自述》,可以了解南开人是怎样炼成的。

罗老师家大门往南几十米,就是合并了晚清民国很多校园、面积广袤的二中。我习惯这里的辽阔,喜欢高大的香樟树,喜欢在足球场驰骋。后来看过很多中学,甚至一些大学的校园,它们都没有二中大,有的狭小得令人无法忍受,连操场都没有。上小学时,要穿过整座校园,然后到锡麟街。小学毕业后的暑假,爸爸带我到二中图书馆,负责人李老师也是他的初中老师,我一个暑假都在图书馆借小说看,把眼睛看成近视。那个阴翳的夏天,我经常出入的这座高大的老房子,安静得可以看到从窗户射入的阳光里的灰尘。李老师因为大脑曾受到刺激(好像是因为谈恋爱),才来到图书馆。他把归还的书籍仔细分类,态度严肃,我则小心翼翼,看书时书页都不敢折叠,怕他下次不肯借给我。后来才知道,这栋老房子就是安徽巡警学堂旧址,徐锡麟、陈伯平在这里刺杀了安徽

巡抚恩铭。

穿过校园,要经过二中大礼堂。这是一栋南北狭长的老房子,南边大门正对排球场,西边坡上是西式建筑的校长楼。这是一座更加高大的老房子,我每次经过时都有一种神秘感。一年秋天,我牵着爸爸的手,从大礼堂走过,地上飘满了金黄的梧桐树叶,秋风吹拂,内心涌出一股莫名的伤感。这幅画面,和当时的心境,在此后的人生旅途经常地出现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栋老房子是清末民国圣保罗中学圣三一教堂,在隔壁培媛女校读书的苏雪林见到它,惊叹是“极宏伟的教堂”,后来它成为省立安徽大学大礼堂。旁边坡上的校长楼,刘文典、王星拱、杨亮功、何鲁、程演生都曾办过公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工厂技术革新成功,生产出海鸥牌厨用冰箱,整个厂区洋溢着欢乐的气氛,连在小学上学的我都感受到了,与他们一起快乐。去年九月,南翔集团创始人余渐富陪同胡德平先生来安庆,寻访近代史遗迹,路上聊起创业往事。那是1979年,23岁的余渐富来到教学仪器厂,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一台冰棒机,运回家乡东至县胜利镇,创办胜利冰棒厂。冰棒销路奇佳,余渐富用赚来的钱在安庆经营录像带,安庆街巷大小录像厅都找他要录像带,或租或买,余渐富戴着一副蛤蟆镜,风光一时。说起最早的创业支持者——上世纪70年代末的教学仪器厂团队,

余渐富心存感激,如数家珍地说着那些名字:周旺清、鲁昭奇、魏振祥,都是我童年熟悉的人物。胡德平先生听了,也非常感动,回京后还专门打电话向我仔细询问一些细节。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庆记忆。

百花亭老城墙头,我家门口五百米,一边是生机勃勃的八十年代,火热的工厂,一边是沉淀的晚清民国记忆场,曾经风云激荡,气韵犹存。我坐在阳台上写作业,不时地凝望,黄昏的空气里,弥漫了沁人心脾的茉莉花香味。如今再次凝望,仍能感受到成长时得到的关爱,内心深处涌起感动和感恩。



汪军,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,安徽大学、安庆师大等高校兼职教授,多年来致力皖江地域文化研究,有著述多部。